

# 最深厚的祝福

刘霞

奶奶90多岁了,依然神清气朗。我家是大家族,因此奶奶的子孙特别多,大概是我命好,又或者是我们每年都会回去看她,和平时经常打电话的缘故,奶奶也显得特别疼爱我。每次我们回家,她都会迈着细碎的脚步,急急地走到老家门前的公路边等着,直到看见我们下车,我向她伸出手,她便如很久以前一样,牵着我的手急急匆匆地往家中走。奶奶的手依然温暖如故,只是再也没有了以往的厚实柔软,我情不自禁地攥住了她的手说:“老了,人老了都是这样的,不然怎么会说人老了,都是老皮老骨头老肉的呢……”

到家后,奶奶开始忙前忙后地给我们拿吃拿喝,忙得不亦乐乎。我照例钻进奶奶房中,脱下鞋子,换上拖鞋,在火炉上烘烤鞋垫。

想起以前回家,我总会故意在她面前脱掉鞋子,抽出鞋垫在火炉上烘烤,奶奶总会接过去拿在手中端详,在看到是她做的鞋垫后,便满意地笑了。我和老公在一边便一人一句地说,还是奶奶做的鞋垫好,结实舒服又好看,街上买的几天就穿坏了,还硌脚,奶奶更加高兴了,又急急地拿出几双新的来,硬要我们将旧的换下来,然后再一双双清洗干净晒干后,收入她视若珍宝的箱底。趁奶奶不注意的空当,我悄悄地看了看那些鞋垫,不多不少,正是我们离家在外这些年,每年奶奶给我们替换下的数目。想必奶奶每每看见这些,便会想起我们,以此聊以慰藉吧!

一生都只为儿孙付出的奶奶,连一点小小的愿望都没有跟儿孙提过,更别说她平日想吃什么了。是那天无意间跟奶奶闲聊时,才得知奶奶现在不喜欢吃蛋糕芝麻糊之类的那些甜食了,她想吃

方便面、小笼包之类咸的东西。我一一给她买回去,喜得奶奶逢人便说,我给她买了好多好多吃的。转而又回过头心疼地对我们说:买这么多干什么,这要花很多钱的。其实她哪里知道,这些东西看着一大堆,其实根本不值钱。

一如往昔,奶奶在得知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拿出她做好的一摞鞋垫给我,说着每年给我鞋垫时都会说的话: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值钱,但我希望你们穿在你们脚上脚踏实地,给你们带去好运……接着她又取下她戴在手上的戒指给我。据说此枚戒指是一亲戚从国外带回来的,奶奶一直很珍惜,如今,她却硬要把这枚戒指给我,说是能保我平安幸福等等。

乐呵呵的奶奶,在我们走时,是那么的舍不得,欲言又止的神情不用猜,也会让我们了解,从此之后,奶奶又会在一天天的思念中,盼着下一次的相见。

上车挥手的刹那,奶奶的身影越来越小,话语却越来越清晰:你们在外好好工作,不要牵挂我!

我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竟是我跟奶奶最后的一面。奶奶走的那天,遗憾的是我没在身边,似乎老天都被感动了,那天突然下着大雨,出殡时雨突然停了下来,红日照耀。

转眼,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从包里慎重地抽出一双奶奶亲手做的鞋垫,一直舍不得穿,睹物思人,抚着每一个浸透着奶奶心血与爱心的针脚,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奶奶在那间小屋一针一线在编织着她的思念、她的爱……然后掏出那枚戒指,将其并放在手心,心里默默地:谢谢您,奶奶!



## 老照片



(图一)

1978年,在征得校方同意后,我进入两个考场,用镜头记录下当时的高考场景。最初,高考的时候还是两个学生坐一张课桌,考试的时候把桌子反面放着。两个监考老师分别于教室的前后监考。(图一)为1978年拍摄于安康城区新安职中的高考考场。1980年时,高考更加严格,学生考试已经实行了单人单桌。(图二)(图三)。

吴定国 摄



(图二)



(图三)

# “水局长”的故事

李永明

天刚露出鱼肚白,李大爷就拄着拐杖在屋里踱来踱去,苍老的手摸遍了空水缸,看了几眼落满灰尘的灶具,然后慢慢悠悠地行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李大爷听说老几辈未见过的自来水要流进家门时,兴奋地晚上翻烧饼似的睡不着觉,心里像过大年般高兴。他要亲眼目睹水是咋样进村入户的。

李大爷居住的村子山大沟深,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水资源匮乏,全村二百五十户,两千人口吃水难。多年来,这里的村民们吃水全靠肩挑背扛,翻山越岭,寻找山泉水、河滩蛤蟆水饮用,辛苦万分,吃水贵如油。一担水摇摇晃晃,经过几十公里的崎岖山路,回到家里只剩下半桶水,人累得腰酸腿酸不说,担回家的水还需要沉淀才能饮用,吃水时用瓢舀,一滴水都不会浪费掉。

用水最难熬的是夏天,每年旱魔袭人,大地着火似的,酷暑难耐,地里的农作物干枯起了卷一点就燃,房前屋后的蔬菜蔫不拉叽,河谷断流,山泉水点滴渗出,水桶、塑料桶、坛坛罐罐都一字排开,男女老少排成长队,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桶里盛满水,他们的眼里都是焦虑。做饭时,家家户户都熬米饭,发面团蒸馍,尽量吃干饭,节约用水,只有到了雨天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兴高采烈,乌云翻滚时都站在屋檐下高呼起来“老天爷,雨下大些吧”。

雨点降落时,男女老少都急忙把家里的坛坛罐罐,能盛水的家具都拿出来,置放在屋檐下接满雨水。男人们光着上身站在院坝接受大雨的洗礼,浑身凉透,惬意舒坦。女人们端着盆子反复擦洗身子,贪婪地用着水,恨不得把整个夏天的澡全洗完,猪牛羊都赶到院坝让雨水尽情冲洗着,身上的污物横流,猪身在雨中不停抖动着,人和动物享受着雨天的恩惠,那种场景乐趣无穷。雨停后,空气清新怡人,传来草木泥土的清香,村民这才踏实睡个囫囵觉。

一天,村子里来了几个领导模样的人,他们走东家串西家了解村民的疾苦,一位年龄稍大的人据说是一位领导,人称“水局长”,他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面容祥和,穿戴随意。他带领技术人员跨河谷走险滩,翻越羊肠小道,一路跋山涉水找水源,这个局包抓李大爷村的扶贫攻坚任务,来人是水利局的一位副局长,由他担任扶贫攻坚任队长,率领六名年轻干部驻扎在村上帮扶,从此,这六名帮扶干部便和村民朝夕相处。

扶贫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解决村里的饮水问题。“水局长”很快和村民打成一片,白天他和村组干部在一起,制定脱贫攻坚宏伟蓝图,晚上趁着月光挨家挨户登门看望村民,问寒问暖,每家每户的情况都记录在一个红本本里,并

划上红线区别,逐步摸清了村情村貌。这个村子土地资源丰富,气候适宜,种植甜玉米、紫薯有优势,还有的适宜种植药牡丹、山楂、葡萄,只需在山坡上修建一处大水塔就能解决根本问题。

“水局长”一行人冒高温斗酷暑,艰难行走在河谷地带,这些小沟小河来水量小,几乎形成了干沟,水局长沿沟勘查,小沟密不透风,上面烈日炎炎,沟下热浪袭人,“水局长”一行汗流浹背,挥汗如雨。他们发现沟下面的大岩石下有一潭水。“水局长”让设计人员抓紧勘测,从这个大岩石下面打一个深井取水,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修建一个大水塔,把潭里的水直接抽到水塔里,把水塔的水就能送到每家每户。这个宏大的饮水工程初步概算花费近百万元,将一次性解决全村的人畜饮水、农作物灌溉难题,这是村民们求之不易的好事情呀。

这个消息散开后,李大爷的村子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穷山恶水的地方吃上了自来水,祖祖辈辈缺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水局长”更加忙前忙后,跑断腿磨破嘴,他从水利、财政、扶贫等部门协调资金,组织施工人员积极施工,对这个惠民工程一丝不苟。他吃住在工地,把住工程质量关,整天忙得连轴转,人晒得黝黑黝黑,戴着个草帽钻山入户,每天一身汗水一身泥。在他的

辛勤努力下,人饮工程终于大功告成。经过技术人员反复调试,水量充沛完全能满足全村的饮水需求。

喜庆的日子到来了,乡镇和村组干部为了感谢“水局长”的真情扶贫,决定举办一个通水典礼仪式,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村村落落。通水这天,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倾巢而出,椭圆形的水塔围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期待着通水的这个美好瞬间。只听“水局长”一声令下,电开关向上一推,嗡嗡的抽水声传来,一会儿工夫水就哗哗流进水塔里,分水泵一开。水塔里的水就流入每家每户。技术人员随意打开一个开水阀,清澈的水就哗哗流淌起来,水花四溅,村民们都挽起胳膊捧起水狂饮起来。李大爷也丢下拐杖,捧起水大口喝起来,嘴里说着:“甜,真甜”,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花,他们从心里感谢党的扶贫政策。

当通水仪式结束后,人们都找不着“水局长”,“水局长”躺在一个背风的山梁上睡着了,他太劳累了,是村子里的放牛老汉看到的,村民们争先恐后赶到山梁时,看到了这幅震撼人心的画面,眼里都湿润了……



#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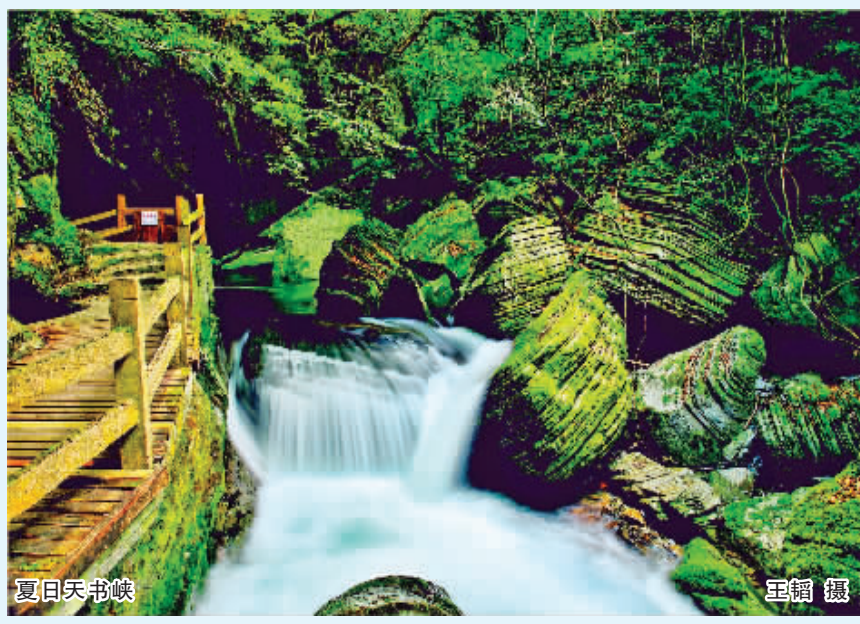
碧水蓝天

沈奕君 摄



湖长巡湖

叶明星 摄



夏日天书峡

王轲 摄

## 一个老报人的青葱岁月

李胜金

安康中学老三届学生当时共有15个班,大约650人,其中农村户口的占60%左右。1968年10月,学校宣布停课,农村学生就相继担着自己的书籍、卷着被子、扛着行李,又回到了家乡。在学校呆了三五年的时间,然后真正上课的时间却仅有一到三年时间,这下面临着毕业了,别说是毕业典礼,就连一个简单的毕业手续都没有,相处几年的同学各自又默默返回故乡。

大约从1970年起,国家开始逐步恢复在知青中为机关单位和城镇工厂企业招收干部职工,大学也相继开始恢复招生。但是,政策规定招工对象是原城镇户口(也称为非农业户口)的,农村户口在当时没在招工范围;而大学招生在过去通过高考录取,改为由基层单位推荐,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工农兵入学。因为积压的知青人数很多,而每年招工的数量很少,自然只能解决家在城镇的人。这个规定从政府层面讲,有一定合理性;但从农村户口的返乡知青角度讲,就有些不公平。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虽然没限制户口,但数量更少,竞争更激烈。农村返乡知青另一条参加工作的渠道是先当民办教师,半脱产干部(这两种都属于不转农村户口,政府发少量工资,交给生产队记工分,参加粮食分配),但这同样要靠一定的人际关系才有门道。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眼看周围好几个青年都找到了工作,离开了农村,我和父母干着急没办法。母亲性子比较强,想到这些年全家吃苦受累,省吃俭用供我上高中,在学校待了5年,现在人家初中毕业,甚至有些小学文化程度都有了工作,我却还待在生产队下苦力,那这些年高中不是白念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早当农民,这些年该要挣多少工分,分多少粮食?母亲越想越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气头上就几次拉着我去找公社负责人质问,为什么不给我安排工作。公社也没办法,有些领导就拿大话、套话搪塞,有的好言相劝让等一下,有的还冷着脸极不耐烦。

就在我和父母觉得招工无望之际,命运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这年年底,安康县开始大规模整修、重建原来的“八一水库”,动员大批青壮年农民到水库工地当民工,修路开渠。八一水库位于原安康付家河中游淤沟区堰坝乡,是1958年动工修建的中大型水库,主要受益的是五里区、关庙区部分地方。后来由于疏于管理、维护,逐渐淤积,储水量很少。当时“文革”大规模运动结束,农业生产逐渐走上正轨,整修水库成了当务之急。家里父母就支持我去水库工地当民工,认为过上集体生活总比呆在家里当农民好,也能多挣一点工分。

第二天上午,我扛着被子行李,与本村几个民工一起,步行走到水库工地。来自我们皂树公社的民工被安排住在二里公社东山一户农民家里,几十个人在一间大屋里打地铺睡觉。我到工地劳动了几天后,管理人员听说我是高中毕业生,这在民工中就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了,于是把我抽到工地后勤上当采购员,每天和本村青年农民刘富宝一道,拉辆架子车到城里买粮买菜。从工地到城里往返30多公里路,中间要经过长岭梁、七里沟,然后在汉江渡口坐趸船过江。去的时候是空车还好,回来车上装满粮菜,拉上坡就很吃力,常常累得一身大汗湿透衣裳。一个多月过去了,脚打了好多次水泡,从家里走时母亲给做的新鞋也烂了几个大洞,人也瘦了好几斤。

《易经》上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其实就是民间俗话“树挪死,人挪活”,我从生产队“挪”到修水库的工地,就是最好的证明。那段水库工地的生活,既使我能学有所用,发挥写作特长,改变了生活状况,而且也为了招工到安康日报社当编辑,为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打下了基础。(未完待续)

